

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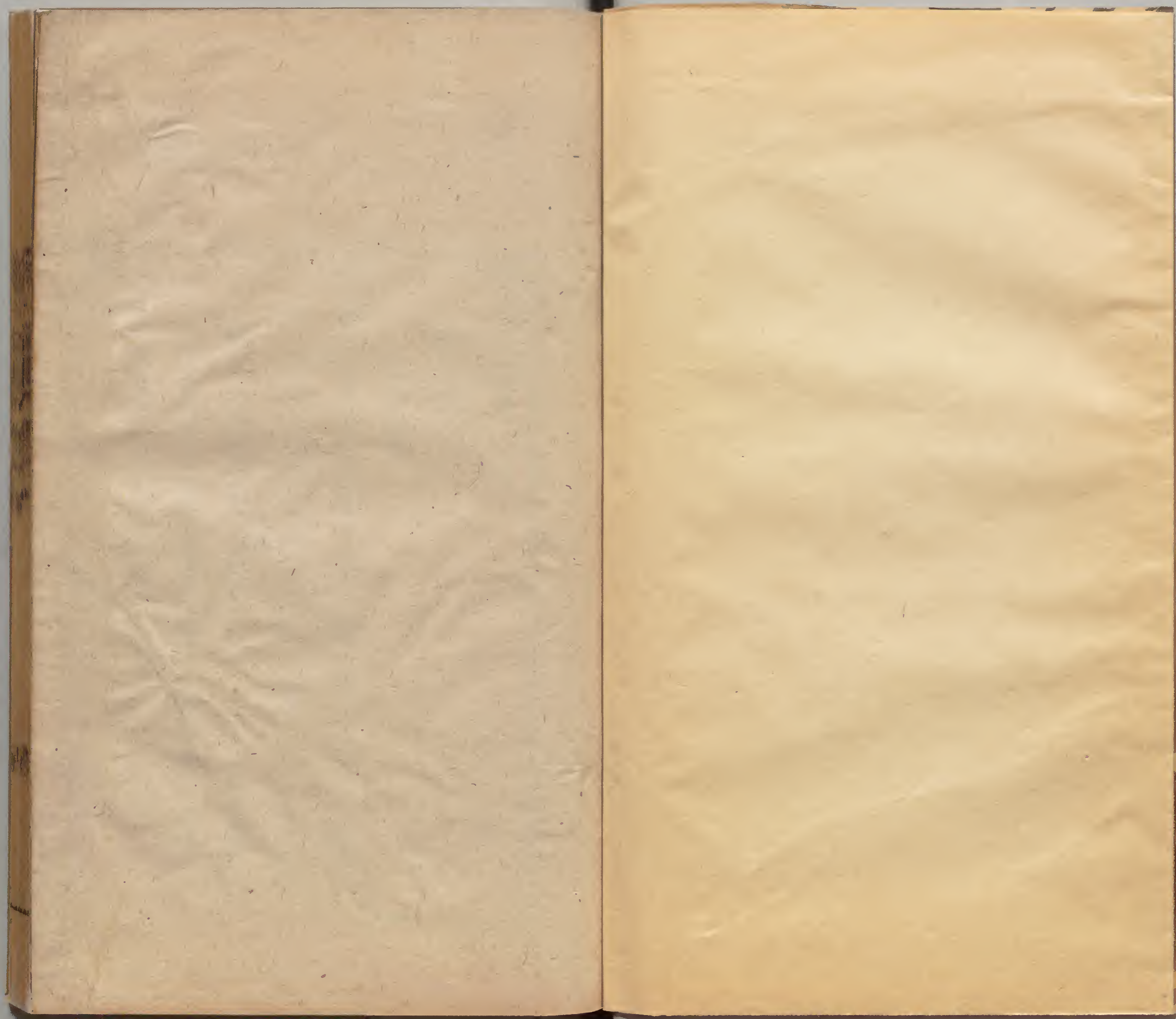
卷六七

内閣文庫		
函	册	架
四	一	三
八	六	六
南	七	七
類	號	類
漢	書	

内閣文庫		
函	册	架
一	一	三
南	六	六
二	七	七
類	號	類
漢	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677
冊數	16	(3)
函號	318	95







榕村全集卷之

初夏錄一

誠明篇

性誠而已矣。故聖賢之學亦誠而已矣。明根於誠而誠又根於明。誠者成始成終之道。而明在其間。故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實理渾然而萬物皆備於我。此所以謂自誠明而為性之體。萬物散殊無非完其性之固有。此所以謂自明誠而為教之用。事於性者尊德

性之事也。事於教者，道問學之事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即誠也。主於忠信，以誠致明，尊德性也。故德修而爲業之本，辭修誠立，以明致誠，道問學也。故業可居而爲德之資，德業相資，故誠明相生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其德也，恕其業也。孟子曰：反身而誠，忠也。強恕而行，恕也。忠恕皆誠也。忠則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恕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終始於誠，而明在乎其闢。此

聖學相傳之要。二千年之遠，而有周子知之，故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此。此則存誠以爲克己之地。又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此則克己以致立誠之功也。

誠實也。草木以實種，其終也成實而止，故始終一實也。然非舒其枝條，展其華葉，則實無自成。誠者德之實也。明者德之華也。天包地，性涵理，果實之心，有華葉形者，是實之所含，而發之而依以立者也。

故韓子曰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

古人小學大要且養其誠心而漸開明其知識猶下種而使舒根也及大學則遂使之明理以誠其身猶盛其枝條華葉而使成實也夫子言弟子職先以孝弟謹信而後學文成人之教則修其文行以歸於忠信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此聖人成己成物之道也故朱子小學題辭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

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

聖人言誠又言敬誠則其心實而有物敬則其心虛而無邪二事一心也而有虛實之德故夫子於乾坤分言之蓋乾實而坤虛也心苟無實即常存而未免於空虛之弊故誠爲敬之體程子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虛實皆歸於有主誠之體乎心可知也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中孚卦傳云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此則敬又爲誠之

格致全書 卷之六
要蓋誠敬者。乾坤合德之謂。非乾元周流統貫。則地道不生。然非坤貞翕受凝密。則天德亦不固。下學之功。則無所不用其力也。

忠信心之實也。修辭立誠。事之實也。敬以直內。涵理於心也。義以方外。順理於事也。誠與敬。立誠與守義。其實一也。而有乾坤之德之不同。人心兼體乎乾坤。則存誠立誠。主敬行義。皆一人之事也。程子言有聖賢之別者。猶所謂誠無不敬。敬而後誠之意。爾不然。則夫子屢教學者。以忠信矣。豈非誠乎。

聖敬日躋。豈非敬乎。

誠敬者。德性之事。德也。修辭立誠。義以方外者。問學之事。業也。然問學之業。兼知與行。故修辭立誠。則所明皆實理。所行皆實事。義以方外。亦兼乎精義。集義之兩端。聖賢之言。或以行而包知。或以知而該行。大約舉一足以相備矣。知以該行者。如所謂居敬窮理。存心致知。則窮理致知。已兼乎踐行而爲言。故朱子以釋尊德性道問學之事。亦曰存心致知而已。然問學之目。盡精微。知也。道中庸。行也。

知新。知也。崇禮行也。程子雖曰涵養用敬。進學在知。又曰知之明則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果而守之固。此見舉知足以該行也。行以包知者。如中庸以謹獨與戒慎恐懼對。則謹獨中有窮理。非窮理而能謹之乎。周子以慎動與存誠對。則慎動中有知幾。非知幾而能慎之乎。此見舉行足以包知也。又有並舉三者爲言。如書所謂安汝止。惟幾惟康。夫子所謂修德講學。徙義改過。中庸末章立心知幾。謹獨。孟子所謂持志知言。養氣。朱子所謂存養。

省察克治。又云操存體驗擴克。皆是也。但舉知行者。如精一博約。擇善固執。知天事天之類。則誠敬在其中矣。非誠非敬。將何以察理義之精。而踐其實乎。就誠敬二者。則如敬勝義勝。制心制事。居敬行恕之類。是以敬爲本者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信徙義。質直好義之類。是以誠爲主者也。又有兼言誠敬。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類。要之未有真能誠而不敬。真能敬而不誠者。又析言之。則誠者躬行。

之本。敬者窮理之要。故夫子謂不重不威學則不固。必重厚謹嚴以爲學。乃能得之堅固。此講學必先於持敬也。又主忠信。然後可以取善改過。此力行必本於存誠也。聖人開示學者。無如此章之約而備。

朱子言學。敬知行三事。五峰胡氏則前有立志。北溪陳氏又加以虛心。今觀虛心在立志居敬之內。雖不別爲條可也。故曰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窮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

實也。此非獨近儒之說。蓋上古聖賢之說也。四事者一時竝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越欲行而不知。則俛俛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則心昏然不能須臾敬而非志。則又安得所謂日強之效也。曰志而非敬。則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則措其心於一虛之地。知而非行。則理皆非在我而無實矣。然四者雖相須竝進。而其序既有先後。則得效亦有難易淺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志已立矣。三十而立。蓋敬始成也。自不感知命耳順。而知始

精。又至從心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爲因其似以自名爲學者立法。是已。古學校之教亦然。始視離經辨志。觀其志之如何也。繼視敬業樂羣。察其能敬與否也。又視其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知其學問思辨之日新。卒乃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則知其力行之有成矣。然則此四者循環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終身有終身之驗。聖人有聖人之效。學者有學者之益。雖一日服行之。朝暮之間。亦可以旋變。又如志於道。亦立志之謂也。據於德。亦持志

之謂也。依於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於藝。則義精仁熟之事也。立志之與存誠異者。誠其存主。志其趨向。蓋誠又志所自出也。然未有志不立而誠存者。立志而居敬以持之。則存之又存而成於性矣。

大學篇

大學一書。古人之學的。至宋程朱始表明尊行之。然因明道伊川紫陽三夫子。各有更定。故羣議至今未息。方遜志采元儒之論。以知止兩節。合下聽訟

一節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而去朱子補傳謂傳原未失而錯經文之中不必補也蔡虛齋林次崖是之而又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之而有古本之復姚江之言曰大學只曰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愚謂王氏此言雖曾思復生必有然他言說不能發明此指而多爲溷亂其言新民也則以親民爲明德功夫其言致知誠則以格物爲誠意功夫夫以格物爲誠意功

乎未悖也然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謬矣其謬者曰無惡無善心之體此則於聖門傳授公宜乎其學大弊而不可支也愚謂大學初無經乃一篇首尾文字如中庸之比耳明德三言者人爲學綱領也知止一條者古人功夫次第也知止與下知至不同蓋知所望慕歸向而已所引孔子人不如鳥之歎可知知止者開端淺切之事也知止則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至於能靜則心不爲物動能安則心不爲物危此則又有以

繼其志而持乎其志也。能慮卽下之格物致知。能得卽下之誠意而有以得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實也。此兩節自小學入大學之規模節次一書之指要也。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自此以下所援引皆古本次序以能慮言也。繼小學有事故知止定靜不詳凡物則有本末矣。凡事則有終始矣。循其本末終始而先後之。此大學之道也。然必於本末終始而所知先後乃可以近道。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自國而遞先之。至於誠意而尤在於究極事物以致其知。正以物格

知至然後能誠意以正心修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治也。何謂知至。知本之謂也。蓋家國天下末也。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雖庶人亦有家。本亂則未亂。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謂知本。能知乎此之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以能得言也。自曾子所受於夫子而傳之子思孟子者。一誠而已。大學自均平齊治本之誠意。猶中庸孟子自治民獲上順親信友本之誠身也。誠則有以成己。有以成物。而明德新民止

至善之道在我所謂明善格物。蓋所以啓思誠之端。而非思誠以外事也。誠身者統言之也。自此心之存之發。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實焉之謂也。誠意者誠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於爲善。然而存之不固。發之不果不確。是無實也。欲善者本心之明。今而無實。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蓋以意藏於內。其實不實。己所獨知。非人之所及。檢是以每陷於自欺之域。而不顧。惟君子慎。獨以誠意。誠意以誠身。則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故

曰德潤身。心廣體胖也。夫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引淇澳。以證其表裏之符。暉光之盛。感人至深。終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皆總之矣。自明者。以誠明之也。新民者。以誠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止其所。以誠止之也。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貫之者。一誠而已。無訟。民之新也。使民無訟。明明德於天下之極也。無情不盡其辭。蓋民不自欺。大畏厥志。則民自有指視之嚴。而謹其獨也。

誠之效至於如此。故復結以知本。與上章相應。不
曰務本而曰知本者。蓋知本而後能務之。此欲誠
其意所以先致其知也。自釋正心修身以至終篇。
不過著其展轉相關之效。以見一誠之盡乎修己
治人之要而已。喜怒哀樂之不得其正。與夫心不
在者。不誠也。好惡之辟。亦不誠也。所令反其所好。
以及好惡拂人之性。亦不誠也。語其功之不可闕。
則自身家而國天下。蓋有言行坊表之著。紀綱法
度之施。然非誠則無所以行之。故曰誠者聖人之

本。又曰王道本於誠意也。或曰子之說於經意似
矣。然程朱以窮理言格物致知。蓋其重也。今第以
知本當之可乎。曰夫窮理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理
窮。致知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知至。曰朱子言知至
者全體大用無不明。今第曰近道而已。何也。曰小
知則已近。大知則彌近。知之至則將與道爲一矣。
朱子所言極至之地。經文所言入德之初也。曰知
性明善之云。與此合乎。曰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
猶人之性。人之性猶我之性。知其性善之同。而盡

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爲知性明善也。此所以爲知本也。曰。朱子謂正心修身自有功夫。而今但以誠意槩之。可乎。曰。不獨身心家國天下亦可以誠意槩之矣。若其功之不可闕者。則前旣言之也。大抵此篇誠意如中庸之戒懼慎獨也。正心如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慎獨卽所以致其中和。然朱子又有彌約彌精之云。移之以說此篇。則不以枝離爲朱子病矣。曰。中庸之謹獨。則大學之誠意事也。子於此又連戒懼說之。何與。曰。凡言誠者。皆兼乎存

誠立誠之兩端。夫學豈有無敬之義哉。朱子補言敬字。蓋以此也。曰。經文不言而待朱子言之。何也。曰。知止而定靜安。卽其事也。貫乎知行而無不在。奚謂其不言也。曰。異於朱子章次柰何。曰。章次異矣。而義不異。而文同於古。疑朱子未之棄也。又竊謂如是以說經。頗爲不費辭。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無所容其喙焉。姑以俟夫後之君子正之。

中庸篇

中庸一書之旨。括於首章。以後申說其義而已。性道

教三者學之本也。戒懼謹獨敬義夾持之事。學之
要也。喜怒哀樂中和之感。位育之應。明性之不能
不乘于情。以見戒懼慎獨之不可已。而因極其效
也。兩引中庸之云。見作書各篇之指道之不行。至
問強申天命之性也。性殺於氣質。而有智愚賢不
肖之分。必如大舜顏淵及夫子之告子路者。然後
三德備而天命全矣。素隱至鬼神。申率性之道也。
道薄於衰晚。而有素隱行怪者。有半塗而廢者。必
知道之費而隱而不離乎子臣弟友之間。且存於

己無與於人而不害。其反身修德之實。然後知循
序以達於高遠之域。而確然無惑於幽隱之際矣。
舜文武周公申修道之教也。數聖人者。皆自爲人
子爲人臣爲人弟。而克之。至於誠神受命。事天饗
帝。爲法當時。可傳後世。立教之極也。問政章乃夫
子告君之言。傳心之典。曾子子思孟子轉相付授。
蓋中庸之書所緣以作者。故以繼舜文武周公之
後。而爲一書之樞要。達德者。天命之性也。達道者。
率性之道也。九經者。修道之教也。誠明者。中和之

德也。事於性者，誠則明矣。無體之非用也。所以貴於誠也。事於教者，明則誠矣。無用之非體也。所以貴於明也。惟天下至誠，至純亦不已。言誠之極，至申致中也。大哉聖人之道，至有譽天下，言明之極，至申致和也。體天地萬物之性於身者，誠之至也。致曲而能誠者，其次也。知幾如神，性之體也。一始終之運，不二不息，以盡其性，則文王之德之純也。體天地萬物之性，而能盡事理精微之極者，聖人也。尊德性而能道問學者，君子也。明哲保身，道之

用也。通古今之宜，知天知人，以善其道，則仲尼之教之盛也。仲尼以下，又總以夫子建中和之極，而由明以歸誠，小德明也和也。大德誠也。中也。至聖申前聖人也。溥博淵泉而時出者，川流也。中節也。莫不敬信悅和之至也。聲名尊親，無斁無惡，而有譽於天下者也。至誠申前至誠也。經綸立本，知化而不倚者，敦化也。中也。肫肫淵淵浩浩，未發氣象也。達乎天德，純亦不已於維天之命者也。申明首章之旨，至此盡矣。卒章自下學立心，推而及於上

達之至。蓋與首章相發。而以一誠盡中庸之道也。立爲己之心。以知遠近微顯之幾者。誠明也。由知幾謹獨。而入敬信篤恭之域者。明誠也。闇然無色也。淡無味也。與無聲無臭之體。其原一也。誠者實也。在事之謂道。在心之謂性。在上天之載之謂命。實理自然。無聲色臭味之可翫。此所以爲中庸也。基之以務實之心。終之以篤敬之德。此誠所以爲聖人之本。而體合乎無極之真也。故曰至矣。

中庸戒懼慎獨。自來通言之。雖程子猶然。朱子以爲涵養省察。而今又以敬義說之。何與。曰。涵養省察之要者。敬義也。敬義乃朱子文集中庸首章說之語。非吾之言也。敬生於耳目形神之交。故言觀聞者。知其爲說敬也。義存乎立心行事之實。故言隱微顯見者。知其爲說義也。朱子曰。不觀聞己所不觀聞也。隱微人所不觀聞也。則二義有感應之不同。固不可混而一。又敬之道通於無感。斲焉息之。而天命不行矣。故以須臾言之。而極之於不觀聞之域。辨義者始於幾微之動。苟焉恕之。則自欺矣。

故以隱微言之。而謹之於獨知之際。察乎表裏動靜之分。則知朱子之言之審矣。況中庸自忠恕誠明。以及尊德性道問學。川流敦化。體用互發。一篇之中。累反覆焉。而要之不離乎中和二者而已。中卽直內之謂也。和卽方外之謂也。敬立故內直。義形故外方。苟非二者夾持。則德孤而道小。又何以致於位育之盛乎。自及門如勉齋黃氏。乃謂首章功夫止於持敬。及下智仁勇之德。方以知行之學言之。自時以來。宗此以爲說者多矣。至于言敬而

無別。則以兩節分屬動靜。又或覺其非朱子之意。則以上節爲通動靜。而下節爲靜之終動之始。不知知行之學。所謂謹獨者。皆已盡之。而持敬之功。蓋舉靜以該動。集義之要。亦以微而包顯也。文集旣以敬義爲言。而語類又云。大本須涵養。中節則用窮理之功。可見戒懼是敬。而謹獨則已兼乎知行。勉齋黃氏之說非也。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可見敬貫動靜。而義該顯微。虛齋次崖說亦皆非

也。但本文是言敬義之功之密。故皆自外而內。而曰不觀聞。曰獨章句。將言其直內方外之效。以合於未發已發之意。故一則自外而內。一則自內而外。蓋至靜之中。卽太本之所以立。而應物之際。卽達道之所以行矣。此條注。史氏伯璿所疏。蔡虛齋所解。及王姚江所疑。俱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非是兩時事。且如應酬一人處。置一事。以至一坐立言動之微。皆須心存在此。此直內也。其所以應之處之之宜。與夫動容周旋之

則務盡道理。是方外也。有以敬義分屬動靜。及平日與臨事者。皆易於錯說。蓋平時日用食息起居之際。則敬德之容表著。而義爲之隱。及乎邪正是非之關。利害成敗之頃。則又見其大義昭灼。而徒敬不足以言之。所謂平日臨事者。各就敬義之盛言之。而二者初不可以孤行也。動靜之說。抑復不同。平日則已該動靜而言之。臨事又指動時事幾之大者言之。動無大小。皆有義焉。惟慙焉無感忘念之須臾。未有理義之迹。而心之主宰。至此不墮。

故又或以動靜言敬義亦所謂指其盛者類爾。朱子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昧紛擾而無以察理義之歸。力行不以敬則頽墮放肆而無以踐理義之實。然則敬與知行混而爲一。蓋可見矣。其曰昏昧曰頽墮以靜之時言也。曰紛擾曰放肆以動之時言也。則敬貫乎動靜而知行亦通乎動靜。又可見矣。蓋方其靜之中。雖未有致知之事。而炯然常覺者。卽知之體。雖未有力行之迹。而肅然就檢者。卽行之基也。大抵敬義知行如目視足履一時並用。有

此則有彼。初無獨任之時。敬雖稍先於義。知雖稍先於行。然正如目之於足。幾微毫髮之間耳。今執儒先之論。其在於所盛所主者。而割截疆界。玩愒日時。致有放神冥寂以爲敬。空言講論以爲知之失。則已誤矣。

仁智篇

仁禮陽也。義智陰也。此語性而以動靜之分言也。氣有昏明。陽之爲也。質有厚薄。陰之爲也。此語氣稟而以清濁之分言也。知陽行陰。此語學而以先後

之序言也。然氣稟以天命而分，學以氣稟而起。蓋陰陽者交根之名，知爲貞之德，其屬陰，其起乎元。則陽矣。禮爲亨之德，其屬陽，其向於義，則陰矣。且智之爲陽，知大始者也。以智爲始，則不獨禮義陰。仁亦陰也。何則？仁以行之，已屬乎簡能之分故也。夫仁也者，心德也。專言之，則不獨包乎禮義，而亦包智。偏言之，則禮義居仁之後，智居仁之先。在仁後者，仁統之。在仁先者，則與仁對而並行。而要之亦歸於所謂專言之仁而已。夫子旣言修道以仁

矣。下又曰：仁義禮，而本之於天人之知。上仁專言之，而包乎義禮智者。下仁偏言之，與義禮智對者。及言達德，則有智仁無禮義。是又以仁包禮義，而與智對者也。智所以得與仁對者，以其在仁之先也。性之德旣如此，故下言氣稟亦先之以三品之知。後之以三品之行。言學則先好學而後力行。先明善而後誠身。此自唐虞至闡洛未之有也。然達德有三，而行之者一。明誠二者，皆歸之於誠。則明之本亦在乎誠而已矣。誠者一也。五常之信也。

專言之仁也。其在天則太極之實體而陰陽之分
不足以言之也。或曰明之又本於誠何謂也。曰言
仁義禮智而復言智仁勇則四而三之。仁統禮義
也。言智仁勇而復言明誠則三而二之。仁統勇也。
言明誠而要歸於誠則二而一之。仁又統乎智也。
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專言仁則三德五常無不具
舉。故孔門以仁立教而告君曰修道以仁也。蓋仁
有在智後者。有在智先者。在智後者仁之用。在智
先者仁之體。體者粹然心之德也。渾然未發之真

也。豈智所得而先哉。見於用則智先仁後。智者非
他。仁之端倪發露者也。聖賢之教人也。養其心以
致其知。致其知以踐其事。故張子曰。自誠明由盡
性而窮理也。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此子思因
夫子之言發此二義以盡聖學之要者也。聖人之
學。惟知與行。知行之本在立志與持敬。然立志持
敬者亦主於誠而已矣。好學力行根乎知恥。此立
志之說也。非禮不動者自齊明盛服始。此持敬之
說也。無誠則志非所志。敬非所敬。而知行皆謬。故

三德九經皆曰行之者一也此所謂自誠明

夫子教仲弓以敬恕敬恕即敬義也義以處事言恕以處物言也亦即忠恕也敬而後誠誠即忠也此求仁之要乃其告顏子反不詳者顏子清明而純粹故與之言克己復禮而體用皆在其中蓋凡不敬之心不義之事皆己為之也克之以復於禮則天理周流於一心公道顯行乎事物矣非仁而何聖人言學隨其所指而不同而要無偏義不獨其告顏子即教司馬牛者雖偏於言之一事然語默

之宜即所謂義而出之以難之心即敬也

書洪範敬用五事夫子告子路修己以敬似專以敬言然自一身至萬事當然之則貌言視聽思五者盡之皆所謂義也而總以敬用此所謂敬以行義一言傳心之要典也修己以敬亦若是爾子路不知修己兩字之無窮而益求其說故夫子極其量而究言之蓋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及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或問告會子子貢一貫之說曰其指一也因會子推其意以告門人者以忠恕為說

而夫子之問子貢以學識開端故以爲有知行之別耳夫由二子所得言之則所入誠不同疑夫子所以發之亦異然既謂之一則無二若所謂一者有異是二之也非一也子之告君曰智仁勇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聖人之本仁者見之謂之仁會子是也智者見之謂之智子貢是也會子已見仁體故能以忠恕發其蘊子貢見爲智而未至故待問以啓之而亦未聞更有所發明也竊意當時若有問者如曾子之門人不知子貢如何告之使以

誠明之義闡發其意與忠恕之旨互相證明則所以啓萬世無窮者益精切矣。

周禮三德一曰至德以爲道本至德者主忠信存誠之事道者達道也察之由之必以誠一爲基故曰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敏德者好學之事善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也學問思辨爲篤行之地故曰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孝德者舉孝以該衆德也此躬行之事也孝德在於身則能知人之逆惡而有以化之此治本也不曰以爲治本者通上

下也。蓋道者對性之稱。曰道本。則知至德之爲性行者。對知之目。曰行本。則知敏德之爲知。下三行。皆孝德之行也。而至德敏德無聞。斯知孝德之爲行矣。成周學校教學之綱如此。

顯諸仁。仁卽德也。仁在內。而顯之。則日新。此德之所以盛藏。諸用。用卽業也。用在外。而藏之。則富有。此業之所以大。此天地之誠明明誠也。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者。何也。凡人性之智。極其高明。其崇如天。而人性之禮。極其敦厚。其卑如地。萬物變

化。不出於天地之中。故言崇貴者。未有過於天地者也。萬事之理。亦無不出所性之內。聖人以易進德修業。則智禮成性。存存不息。而道義出。極於崇廣。而不自知矣。蓋德進於心。則所知者高大光明。而有以致道之用。仁之所以顯而日新也。業修於身。則所行者切近精實。而有以立義之體。用之所以藏而富有也。此聖人之誠明明誠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用以知而利。德以用而崇。知以德

而化然則欲從事精義者舍德奚本哉故夫子欲
修德以講學默而識之而不息於學誨之事也又
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

易則易知以其知之易也簡則易從以其能之簡也
所以然者誠也誠不二故易誠無爲故簡惟至健
而無息者爲能體此惟至順而有常者爲能行此
易言盛德大業崇德廣業則上下同流天地疑其
不可易至故首則以易知簡能爲言終曰德行恒

易恒簡如是則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聖人之
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忠者易恕者簡也

孟子篇

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所爭者心之生與
熄爾告子之心以熄而不動以熄而不動故雖根
心而發之言與志爲用之氣皆以爲無與於心也
孟子之心則以生而不動以生而不動則善心之
聲也氣志之用也孰者而非心乎哉所以然者告
子之於心逆而制之也孟子之於心順而克之也

逆而制之者以本有之義爲外而不事且速其不
動而助之長也順而克之者有事於本有之義至
於久而自然不動也蓋義理者心之所固有而心
能生之物也心固生物然不以其所固有者而克
之長之未有能生者也告子孟子之學原於見性
之殊而究於事心之異謂性無仁義故外義外義
則失其所以爲心而何有於言與氣惟知性者則
操存吾仁義之心而言者道之所寓也氣者理之
所乘也無非心也故不得而棄之也然告子之心

所以亦至於不動者極其強制之效而泊然無所
思寂然無所起所謂以熄而不動者也孟子之所
謂助長也彼自謂得心之本然窮心之至妙而聖
賢視之其心已枯絕灰滅而不足用非復本然理
義生生之心矣豈不反以害乎心哉聖賢之心周
流乎事物其於不動非意之也理義克于心而沛
然其無所疑浩然其無所畏卽欲以事物搖惑之
而不能故見爲不動焉耳爲告子之心者不得不
外乎言與氣也外義故也爲孟子之心者不得不

兼乎言與氣也。集義故也。然則言亦氣也。何以別乎。曰。載心而行者之謂氣。言之在氣。尤其精者也。精故不混於氣。而與氣竝論。且特論之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於己之言。然於人之言。亦然。如是則無以知人。蔽陷離窮之心而已。且爲詖淫邪遁之言。無以知人。蔽陷離窮之心而已。且爲蔽陷離窮之心。以蔽陷離窮之心。發而害政害事。無義可知矣。於是而責之以養吾浩然之氣。以得其所謂心。豈不遠哉。是氣也。賁育黜舍亦有之。何也。曰。誠如

賁育黜舍之氣。則告子之賤之者是矣。而非所謂吾浩然之氣也。是故不動心一也。知氣而不知心者。黜舍賁育是也。知心而不知氣者。告子是也。心與氣合。氣與心合者。曾子孟子是也。所以然者。以本然之理。義養之。無氣之非心也。夫志氣者。合之斯爲一。析之斯爲二。孟子志氣之辨。蓋爲告子言之也。

象山姚江之譏朱子。動曰義襲而取。想告子之外。孟子亦然。故孟子說之曰。吾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

者非義襲而取者。告子意謂義襲而取者。外義也。不知義者也。不知義故不知言。而不能集義以養氣。皆一事之病耳。然告子意中疑儒者以義襲取氣。非謂襲取義也。告子意中如此。而孟子解之。非告子襲取。而孟子非之也。象山姚江以孟子譏告子襲取於本指既乖矣。又曰襲義則文意復反。是兩失也。夫告子之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求而乃之於外。今以錯說。而因以朱子爲告子義外之學。是徒以自證其遺棄禮義之偏。而果域於告子之

域也。然陸王謂朱子襲義。告子疑孟子襲氣。意雖不同。而適相發。蓋告子謂氣爲襲取於外者。正其請義爲襲取於外者。孟子直究根源。不復指其暴氣之非。而斥其外義之謬也。

心者本體之妙也。氣者所乘之機也。心之生理乘於氣。猶苗之生氣乘於土。告子守其虛寂之心。而猶以之自妙。正如宋人指其枯槁之苗。而猶以之自功。蓋其以威爲生。以槁爲長。以無事爲必。以忘爲助。真後世釋氏之學之比。豈知心離於氣。而生理

絕苗離於土而生氣熄矣。向來謂無事而忘者一病也。正而助者又一病也。夫四者之病。正相因耳。以芸爲無益於苗而不芸者。卽其助之長而擷之者。使其不助之長。則知芸之不爲無益也。使其知芸之益。則必不助之長也。

卜篇所言。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操存涵養之要也。而以爲多於發用。畧於本體。何也。曰。凡此篇所謂心者。皆仁義之心爾。故曰放其良心。曰失其本心也。良心也。本心也。卽仁義之心也。仁

義之心。放失之後。追求復之。是之謂求其放心。非體驗無以發其端。非克廣無以盡其實。非操存涵養亦無以爲體驗克廣之地也。操存涵養。體驗克廣。皆學問之道。皆所以求其已放仁義之心而已。夫豈以求放心者。爲以操存涵養言。然後由此以進於學問之道哉。且孟子所謂操則存者。卽求放心之說。其意皆兼乎敬義之兩端。存養亦孟子之言。其意亦猶是耳。朱門曰操存曰存養者。往往借之以對省察克治之目。殆斷章之取。而非孟氏之

本意也。然則明道之言非歟。曰。明道之意。蓋謂學而能得其本心。然後日克月明。上達而不可禦。其與伊川之言。一而已矣。若援以合於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則於思孟全書之指。殆弗深考者耳。

孟子之後。識聖人之道者。董氏而止爾。蓋孔子之言道也。莫大乎言仁義禮智施於五倫之際。故曰修身以道。卽達道也。曰修道以仁。達德之總名也。仁者人也。至於知天。則推仁義禮智之施之輕重先後。以釋修道以仁之意也。蓋仁也者。偏言則一事。

專言則包四者。故仁義禮智皆仁也。親親尊賢五品。達道之總名也。親親莫如父子。尊賢莫如君臣。由父子而殺之爲兄弟。皆謂之親親。由君臣而等之爲朋友。皆謂之尊賢。然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長幼。上下君臣。而禮義有所錯也。故夫婦人之所以自別禽獸生理之原也。父子主恩。故仁以親親爲大。君臣主義。故義以尊賢爲大。禮自父子君臣之大。以行於親疎長幼上下之間。故等殺由禮而生也。夫是則人倫備矣。而事親爲之。

首故曰不可以不事親。修道以仁。而仁者人也不
知之何以體之哉。故曰不可以不知人。人所以爲
人者其性天命也。其倫天序也。故曰不可以不知
天。知人知天者智也。仁義禮所由以行也。合而言
之則亦統於一仁而已。故曰修道以仁也。惟孟子
知之。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
之實節文斯二者。智之實知斯二者。惟董子知之。
故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
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樂

循理。而謂之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循
理謂修道處善。謂安仁。仁義禮節皆善也。明於天
性。知自貴於物。知天知人也。智也。明善也。蓋性之
德。仁義而已。仁義經而禮智緯之。行之者一。信以
成之。聖賢論道無以加此。

韓子引大學斷自誠意。先儒或譏之。殊不知大學以
誠意正心爲治家國天下之本。而其知此者謂之
知本。謂之知之至。佛氏不知此者也。故欲治其心
而外天下國家。此於立言之指。既然而又深得古

文之意韓子所謂善讀大學者也道易明而教易行者本於性而已性者仁義也其文易書詩春秋總言之也禮樂刑政對老氏言之也士農工賈以下對釋氏言之也仁則順而祥愛而公義則和而平處而當以生以死以假以享然則修身治天下果不出於禮樂刑政以之為己四句亦對老氏而羣倫日用之質雖生死鬼神之理不能外之矣生得其情四句亦對釋氏約曾思孟子之指以成文故程子謂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程子謂退之以博愛為仁為非蓋謂其舉用而遺體然以愚觀之欲以一言盡仁體未有善於博愛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大生廣生夫此即博愛之謂也程子曰仁生理也朱子申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物之生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夫此亦博愛之謂也論語立人達人程朱以為狀仁之體夫立人達人者博愛而已言博愛則體用具舉固無嫌於體之遺也行而宜之意亦如是蓋行者用而宜之者心故周子亦取其語

曰愛曰仁宜曰義愛宜心也愛宜之德性也朱子
曰愛者仁之情仁者愛之性然則性情一也而以
愛言仁者豈有疵哉

自博愛之謂仁至一人之私言也言道德不離乎仁
而老子離仁義以言道德之過自周道衰至孰
從而求之言老佛顯行孔道不著舉之於口而仁
義無所從聞筆之於書而仁義無所從考今之爲
民者六言情游士農工賈之外今之教者處其三
言鼎立儒道之中農之家一至民窮且盜則是六

民之爲蠹也古之時民害多矣至胥而爲夷則
是參儒道之爲禍也然此一節自分四節古之時
至無爪牙以爭食也斥老氏之非禮樂刑政也君
者出令至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斥釋氏
之棄父子君臣民事也帝之與王以下又原老氏
欲爲太古無事之弊傳文以下又究釋氏欲治其
心之失生三代後及夷狄之教之云皆指佛也其
時佛教尤盛故其辭而闢之尤嚴且切如此夫所
謂先王之教者何也以下言道德仁義之大用盛

效蓋老佛之所欲撤而廢之。而其功化與我殊歸者。堯傳之舜以下。則言此道傳授之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至篇末。乃言反經滅邪之方也。

榕村全集卷之七

初夏錄二

通書篇

通書四十章。皆錯綜以闡太極之蘊。然其義各有攸當。而前後諸章。蓋互相發。首兩章言誠。誠即太極也。所謂無極之真也。無極之真有善無惡。首章言其在天者。而一通一復。為四時之紀。萬物之命。次章言其在人者。而一動一靜。為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三章四章兼誠幾言之。三章言凡人之幾。有

善有惡。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者也。四章言聖人之幾。有善無惡。所謂無欲主靜。而天下之故。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也。五章又以凡人言之。以明五性感動之旨也。六章又以聖人言之。以明定之以中正仁義之意也。後九章。乃言爲學變化氣質。至聖賢之道。七章言有氣質之性。而師教不可不立也。八章則言必聞過知恥。以爲受教之地。九章則言必窮理知幾。以爲入聖之門。十章則遂言學聖之至。必如伊尹顏淵而後可也。十一十二

三章。所謂志伊尹之所志也。十四十五章。所謂學顏淵之所學也。十六章。申太極前半篇之意。動靜者。陰陽也。化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陰陽互根也。神也。神之所以不二者。以其理之一也。混之斯爲一。闢之斯爲萬。神理之妙乎萬物而不可窮也。十七十八十九章。言樂。樂者樂也。性情之極也。其本亦在於淡而已。此中庸尚絅圖說主靜之指。故二十章。遂言無欲。以申太極後半篇之義。二十一章。又言公明。以申明通公溥之說也。二十二章。總

性理命言之實太極一圖之體要奧指微言至此盡矣以後雜申前文之意而已二十三章申志學也二十四二十五章申師也二十六章申幸也二十七章申思也二十八二十九章申務實也三十三十一三十二章皆言易以申首章性命之源之意性命之源誠而已矣乾損益動章言存誠而慎其動也家人睽復无妄章言慎動以歸於誠也此蓋易忠信立誠之道敬義夾持之要而首數章言誠幾道德慎動者皆舉之矣三十三章又申顏子

也三十四章又申文辭也三十五章所謂蘊之爲德行也三十六章所謂行之爲事業也三十七章又見公能生明以申三十六章之意也三十八三十九章言孔子者立人極之人也四十章言蒙艮者自童蒙至聖賢皆以主靜爲學之本也通書四十章豈徒發明圖說之蘊蓋學庸語孟孔顏曾思孟氏不傳之絕學存焉

周子於圖說曰無欲故靜於通書又曰無欲則靜虛而動直或疑靜虛之靜非主靜之靜非也蓋無欲

故靜虛靜虛故動直靜虛乃動直之本故曰主靜也所以無欲者則自存誠謹幾而來存誠謹幾則無欲而誠矣一者無欲也誠也故曰一爲要也聖人曰中正仁義學者則曰明通公溥中禮也正智也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以靜而義正者爲主此易貞中起元之意所謂利貞者性情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神明其德者也義智所以爲靜者董子謂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當陰道上行之時則萬物

已藏斂成就是置之空虛無所用之也人心及乎義智之分而萬事收斂則亦截然而止澄然無爲矣明者義也通者智也公者仁也溥者禮也此之明通公溥重在明通主靜之意也至養心亭說所云誠立明通則又以誠立爲重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欲則誠立誠立則明通明通則公溥不待言矣二者文雖異而同申圖說無欲主靜之指故以周子之言前後反覆而自相證則得之矣夫動靜時也聖人之道未有偏焉者也其所以靜云靜云

者靜之分雖陰而主乎陽動之分雖陽而主乎陰故人心寂然則神明為官動而感物則形體迭用善惡生於形體之交而人心紛於有感之際此眾人所以常因動而失性聖人所以必主靜而立極也乾之元不為首坤之貞以大終皆主靜之義也艮背之辭尤三聖之微言故周程屢述焉

邵子云天地之數五五位之中有無體之一有不用之一以人心言之則五者性也無體之一者信也專言之仁也不用之一者智也蓋信土德也該五

行乘生氣其在天則太和一元之運乎四時故曰誠曰仁惟人所以目之而已智水德也四時之運惟冬不生然生物之本在焉智於四德猶是也此知所以為行先而誠所以為知行本蓋不用者用之根而無體者體之極也夫由邵子之言則不用者一由朱子釋周子之說則不用者二然義猶半用而智全不用也易言利貞者亦曰自利以歸於貞而已矣

定性書大公順應者敬義之學也內直故公外方故



順而其所以能然者敬義也。書雖不言，然語錄言之。所指繫累穿鑿之非，而歸於主敬明理者，卽此書之義疏也。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乃怒時之敬義，推之他時他事，莫不皆然矣。書中引艮背者，言其無所繫累也。引惡智者，言其不可穿鑿也。繫累而失本然之心，穿鑿而失自然之理，皆緣無敬無義故耳。無所繫累穿鑿，則靜亦定，動亦定，蓋無欲而靜，虛動直矣。此周程相傳家法也。張子之問，有偏於靜定之意，故明道以是發之。呂與叔、蘇季

明學橫渠者也。異日問於伊川，欲於未發之時，求中，似亦曾聞靜定之說，而索之過者。故伊川之答季明，以爲未發不可求，有心求之，則是已發矣。惟是平日以敬涵養，則自能有未發之中，而有以爲發之本。及季明屢問，則又以爲必於已發之際觀之，蓋能以義制事，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所，則此心自止而不動矣。夫涵養久而發必中節者，靜以善動也。物各付物而心自止者，動上求靜也。敬義夾持，動靜互發，而必以敬且靜者爲先，此則主敬主

靜之說也。周子以仁與中爲動，義與正爲靜。蓋存之以仁，而後能動；而中處之以義，而後能靜。而正。故朱子曰：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自周程而朱，心傳之要，莫大乎是矣。

自宋以來，格物之說紛然，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溫公司馬氏之言也；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藍田呂氏之言也；以求是爲窮理，上蔡謝氏之言也。天下之物不可

勝窮也。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在我。龜山楊氏之言也。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又曰：卽事卽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武夷胡氏父子之言也。格，正也。物，事也。去其不正，以歸於正，則又近年姚江王氏之說也。古注之說不明，而諸家又紛紜若此。此古人入德之方，所以愈枝也。程朱之說至矣。司馬氏王氏不同道，而姑舍是。餘諸子皆學程門者，宜乎各有所至矣。然朱子之意，猶謂程子之言，內外無閒，而本末有序，非如

諸儒者見本則有薄末之心專內則有遺外之失
又或以外合內而不勝其委曲之煩皆未能得乎
程氏明彼曉此合外內之意及積累既多豁然貫
通之指也雖然程子之說則真聖門窮理之要矣
而施之大學則文意猶隔蓋大學所謂格物者知
本而已物有本末而貴乎格之而知其本末者天
下國家也本者身也知天下國家不外於吾身之
謂知本知本則能務本矣此古人言學之要大學
之首章學記之卒章其致一也象山陸氏之言曰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講明也修身
正心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
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
之固先乎講明矣又曰學問固無窮止然端緒得
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
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
本末俱失愚謂陸子之意蓋以物有本末知所先

後連格物致知以成文其於古人之旨既合而警
學之理尤極深切視之諸家似乎最優未可以平
日議論異於朱子而忽之也就諸家中則龜山之
說獨爲渾全蓋雖稍失大學淺近示人之意而實
聖門一貫之傳也故朱子之誅延平曰道喪千載
兩程勃興有卓其緒龜山是承

象山之學亦言志亦言敬亦言講明亦言踐履所謂
與朱子異者心性之辨耳象山謂卽心卽理故其
論太極圖說也謂陰陽便是形而上者此則幾微

毫忽之差而其究卒如鑿枘之不相入也近日姚
江之學其根源亦如此故平生於心理二字往往
混而爲一答顧東橋書引虞書斷自道心惟微以
下而截去上一語晚歲遂有心無善惡之說夫心
性之原旣差則志其所志養其所養講其所講行
其所行二本殊歸其道使然今言陸王之學者不
謂其偏於德性而缺學問則謂重在誠意而輕格
物此亦朱子論近世攻禪若唐檄句驪守嶮者類
也張子言釋氏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聖人則

因誠著明。因明致誠。愚謂果誠則無惡。明之理。惡明者其誠非也。故程子曰。既無義。即敬豈有是處。然則陸王二子之敝。其應辨析者。固在心性。人道本原之際。不在講學持守。知行先後之間也。

太極篇

朱子釋太極云。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其訓皇極。曰至極之義。標準之名。詞雖不同。而義相貫。蓋凡物樞紐。乃其至極。無以復加之處。而其以為根柢而生者。必無不與相似。是亦所謂標而準之者也。

夫天地之間。物化同流。無一不肖其所自生者。故一瞑寤似晝夜也。一晝夜似望晦也。一望晦似春秋也。萬物精魄似水火也。水火似日月也。日月似天地也。蠕動吹噓。華實瑣細。莫不有所類焉。莫不有所像焉。雖然。此皆形氣之屬。取則於兩儀四象而有者也。兩儀之為儀。四象之為象。亦取儀表法象。萬物所則效之義。非所謂

極也。極也者。純粹以精之理。至真而無妄。至善而無惡。其為物也不二。其為道也不息。此所謂天地之性。而萬物得之。亦各一其性。有若以之為根柢。

標準者然。比之兩儀四象。則無聲無臭。爲之主宰。網維至極。而無所加於其上。故曰太極也。皇極之爲極。亦以人君能盡其性。而足以爲臣民則倣。天地聖人之性。苟非極乎其至。不能爲萬物萬民之則。不足以爲萬物萬民之則。亦未可謂極乎其至矣。是故未論圓首方足。五行之秀者也。卽橫生倒生。血氣之倫。皆有人性。皆有天地之性。顧人不察耳。且夫是性之善。於何驗之。從古及今。不知其千萬年也。天地之爲天地。無有他事。生萬物而已。生

生也。不生則成其所生。而又以爲生生之地也。觀天地之爲天地者。天地之情之心。可見矣。觀天地之情之心者。天地之性可識矣。邵子謂天心無改移。夫其心之無改移者。以其性之不可改移也。其在人者。則亦以心之發。知其性善而已矣。至於鳥獸草木。良知良能之所發見。皆足以驗其區區之善。與人同得之天地。而初無殊。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聖人所以對時育物。參天贊化。與太極合德者也。

理氣雖無上下先後之可言。然所謂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者。自超然形氣之表。性者生物之本也。氣者生物之具也。由此觀之。道器安得謂無上下。陰陽有終始。天地有混闢。而其性終古不移。故混兮闢兮。終則有始。由此觀之。理氣安得謂無後先。近代多譏朱子不當以先後言理氣。因之上議濂溪動靜生陰陽之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則不獨上下孔子之言。生陰生陽亦孔子之言也。安可以言生言先後者爲二子病也。且上下先後。

皆非判然兩截之謂。如無性何緣而有氣。如無氣性亦不可得見。氣者性之所生。因而爲性之用。一而二。二而一。韓子所謂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者也。故孟子曰配。周子曰妙合。皆言其不離之中。有不雜者存也。以人心論之。無喜怒哀樂。則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故中庸言性道。以四者發未發言之。孟韓言性情。表裏相應。此所謂不離者也。仁發爲喜。而謂喜爲仁。不可。義發爲怒。而謂怒爲義。不可。情自情。性自性。故聖人言道心。又言人心。此所

謂不雜者也。跡近代疑者之意，乃以氣之迭運而適中不偏者爲理。故羅氏則曰：理在氣之轉折處。見蔡氏則曰：以太極爲陰陽之本體，不如以爲全體之爲安。二者所見正同。此如以喜怒哀樂中節爲性，語非不是，恐未究其根爾。若真知性之爲性，則知周子之書、朱子之言爲無弊。或問性旣善，何以乘於氣而有不善？曰：形上謂之道，形下謂之器。道者渾具之性，器者發用之材也。性旣善，材亦無有不善。然性一而已矣。材則取備焉。備則錯綜變

化。巧歷不能窮也。參差多寡而偏正生矣。又性無形，氣有迹，有迹則又有精粗醇醜之異。譬之五味，皆旨也。或不備，或多寡失其齊，則變而爲惡味。五色之相參雜也亦然。且色味旣有形之物，則必有菁英苴淤、淳厚淡薄，固不能以均齊也。人受天地之中，陰陽五行會萃均和，得其正者也。物則偏而不能全乎天地之性，然就人之中，又有正而偏者。爲愚不肖之不移，物雖偏而亦有偏中之正。故有形類性情與人似者，又人得其秀，其氣清粹，物得

其粗其氣昏駁。此又性之通塞所自分也。如四靈之屬。則雖偏而清粹者。故其性特異。人而得其昏駁者反之。

太極猶種也。二五者根幹枝葉也。所生之人物。則穀實也。種之中含根幹枝葉。今菘子蓮子中有松葉。么荷者是也。及果穀之成。則肖其種而已矣。樹之道在成實。天地之道在生人。人與物同生也。而種之美者爾。故天地之性在焉。惟天地之性在人。故人心渾然太極。而獨肖于天地。自是而發之。形神

交。五性感萬事生焉。是衆人之陰陽五行萬物也。寂感一中。正仁義行。萬事定焉。是聖人之陰陽五行萬物也。如成實之後。又自爲種。而生生不窮。此人所以曰天地之子。繼其志。述其事。而終其功。而天地萬古之化。舍人事則莫大焉者也。周子之圖。既首尾之於一極矣。然於人極而兩之者。抑以人自生於父母之後。而其視天地也。則闊乎與我其不相續。是故於氣化形生而兩之。明乎受之於天地者此也。受之於父母者亦此也。受之天地父母。

同乎一性其全而歸之天地父母也同乎一道嗚呼此西銘之指之根本也二人不相見二書之作不相謀以其義之至者論之則西銘之作所以終太極之意惟其不期而同此乃所謂同也康節之書又曰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之道則盡之於聖人旨哉斯皆極至之論

人物篇

太極行而爲一陰一陽之道所性具而有見仁見智

之偏日用飲食蠢蠢不知則又其每下者中庸有智愚賢不肖之分周子有剛柔善惡之等孟子韓子有才品之論張子程子又有氣質之說皆根原於大傳之意而有詳畧賢智及剛善柔善皆才品氣質之清而淳者但偏耳愚不肖者惡者則是得其粗而駁者足以蔽虧乎他端之美而不止於偏而已或有愚而稍淳厚不肖而猶聰敏亦不足以言賢智也顧人雖有虧蔽而終異乎禽獸之虧蔽人於類屬土土中氣而備五行故人實受天地之

中而完五德其偏極者蓋德之甚少而未嘗無禽獸則無之者也譬之烹飪五味全具或加醯鹽薑桂少則似未嘗酸辛禽獸則撤其一齊不特寡少而已以形體論生人之類必備五臟必備五官手足必備五指禽獸則不能具五趾甚而五臟五官有不能具者是故人雖愚可使智雖惡可使善其蔽虧者清濁淳駁之爲爾其本固在也夫其根伏者滋之雨露則可以繁陰其火宿者動以薪草則可以燎原聖賢之教人復性而已未嘗使增所本

無也禽獸則因所明者而導之因所善者而順之因所能者而用之偏盡者無可補完之道塞甚者無可終開之理蓋亦不能增其本無故爾龍麟鳳皇聖人比德焉其得氣清且淳矣而以人視之猶偏故言與天地相似者非人莫屬也

草木之生子也至繁禽獸次之禽獸之小者無知者如魚蟲之族生子尤繁其大如犀象牛馬靈如鸚鵡猿猴之屬則不能也人之生比物類尤少此所以爲最貴夫人物亦天地之子也惟天地能廣生

人物而兼愛之。人物則不能。故禽獸魚蟲之類。不能篤於天性。固其氣之昏塞。亦由生繁而情不專也。然飛走者。嫗伏乳哺。天性之愛。其初不與人殊。即若魚蟲之孕。蕃矣。俗謂凡魚產子之處。其所流傳。至生育之期。必來故處。又如草木開花之候。移栽則生。俗謂花愛子。然則雖至微至繁。而性之不可泯亂者。自在也。至論其等。則又不但人物性有厚薄。愛有差分。即天地生人物之初。亦不一槩。故繁氣之生。與精氣不同。其愛繁氣之所生也。亦不

如其愛精氣之生者之厚。故草木以食禽獸。禽獸以養人。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而聖賢莫之非。神明不之惡也。精氣之中。其稟得高厚之氣者。爲尊崇富貴。又可以駕使服屬。一切卑賤之倫。尤爲天心之所眷顧。然必皆能善承天意。知自貴於物。則勤修人職。知尊在民上。則敬代天工。雖可以自肆於民物。而能體天地兼愛民物之心。必使之各得其性。而後可耳。不然。則是暴殄天物。害虐蒸民。亦曰天之所厚。其可乎。韓退之原人篇。以人統禽獸。而

曰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以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草木叢生於山澤間榮落不相侵害禽獸則有齧觸爭奪比之草木不如多矣然亦飢則噬怒則爭欲厭而棄忿平而釋人則其願無極其怨無終留羸餘於子孫結禍釁於數世毒積家邦害及民物其不如禽獸遠矣然則天地之性何爲以人爲貴乎蓋凡不善之端皆緣善者而反草木不能相害亦不能相利也禽獸之類如蜂螳之擁其上鳥鳥之

哺其親同羣旅居之族相噢咻者比比能然此禽獸之靈賢於草木者也若人則自五倫親愛推之可以睦族黨卹鄉鄰其大者至於澤天下其功用幾與天地竝豈可與血氣之屬一日而語哉惟其全能之備也故擴而克之貴於萬物而逆而反之則其惡亦非萬物比也此如富厚崇高之人可以遠施乃爲善之具而驕淫矜夸者藉以濟惡覆不若窶人丐夫得厭而止無屬於人不府辜功也禽獸性之善者終古不易人則世變風移不能常保

其性何與。曰：所能者多，故不專；所習者速，故易變。禽獸之善者，終古不移。一則無習化之變，一則所稟偏而專也。此如一人專治一藝，一人兼通眾藝，其一藝自然歷久不忘，又如兩人皆不純善，而一聰黠，所習愈多，其善愈損，其勢然矣。然孟子終謂人之性善，不與物同者，物明於一而暗於他，不能與天地相似，則不足以言善，不足以言善者，非謂無一端之善，不足以語於純粹至善之本，而得乎天地之性之全也。由斯以觀，孟子之於性也，豈所

謂論理不論氣者乎？其論人性也，正如禮所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傳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也，正以其稟氣賦質，獨完且粹，所以謂之善。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人皆有之，若禽獸則或有其一，不能皆有，或稍有之，而長而忘之，久而棄之矣。如謂孟子之言性也，以天命之本言也，論理不論氣，是以未備。如是則天命之本，一而已矣。又何人物之別之有。而孟子以爲異於禽獸，以爲必不

可同於犬牛者哉。獨所謂智愚賢否倍蓰而無算者。孟子不以爲性。似乎離氣論耳。孟子之意。以爲賢否智愚相差者小。均是人也。則皆與聖人同性者。非若犬馬之判然不與我同也。若果聖人不與我同性。則我之耳目口鼻所悅所嗜。必皆不與聖人同。如犬馬之飲食居處。不與我同類。而後可。今耳目口鼻所悅所嗜。一一與聖人同。獨至其心。其性而有異乎哉。是故雖愚可使智。雖惡可使善。非若禽獸之愚而必不可使智。惡而必不可使善也。

雖隆才有異。而亦孰有能盡其材者乎。苟盡其材。人一之。已百之。人十之。已千之。則亦未見力不足者。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材善故性善。智愚之稟。其較不多。故曰近也。不能盡其材。而性奪於習。則有倍蓰。有無算。故曰習相遠也。是故孔孟之論性之在人者。皆兼氣稟而論者也。氣稟卽材也。韓子所謂有三品者。蓋原於孔子上智下愚之指。是故以孟子獨言善者爲非。聖人之言至矣。故言相近以槩人性之皆善。又言不移以處閒生之善惡。

賢人之言則必合之而後見聖人之意孟子得其所謂相近者韓子得其所謂不移者夫后稷文王羊舌越椒之生蓋閒值者也乃其所謂生大聖不數生大惡亦不數者也欲以爲常品而易性善之說則過矣雖然韓子雖異乎孟子之說而亦可以補孟子之意以合於孔子之言且其曰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明乎人雖下愚而與鹿豕之羣不可制者異矣彼其所以可制者則以人之爲性者五雖反於一悖於四而五之爲五自在也朱子中

庸解天命之性兼人物言之其言氣稟亦自人物之偏正通塞以及賢愚之昏明厚薄理雖詳密而不可以是論孟子之疎蓋孟子所謂人性正以其得乎正且通者而謂之善昏明厚薄之材可以學變故曰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材者非孟子不言氣稟而所謂善者純以天命之初說之也夫自孔子至於程朱所言詳矣其閒猶有不相知而相議者然皆得聖賢之學而無不同同乎見性焉爾所見同故其所以相議者不能相病而適相備然

而猶相議者何也。偶失其意於語言之表。古人所以貴乎親炙之歟。

人心篇

人心道心。人形也。道性也。心居形性之間。形性妙合。而心爲之主。故有道心。又有人心也。性者生物之本也。故自心而上之。通極于天命之德。則曰道心。形者物生之迹也。故自心而下之。發見爲耳目口鼻四肢之情。則曰人心。無兩人心。而曰危者。蓋形氣之用。徇之可以流而爲惡。而失心之

本。然亦不得謂之非心也。故曰人心危也。其後孔門謂之人欲天理。蓋人心惟有欲也。是以危。道者理也。理原於天。無聲無臭。是以微。其告顏子也。曰己曰禮。此則又指夫人欲之私。天理之實之所在也。夫公天下之欲。不爲惡。惟有己則私耳。理涵於心之謂性。見乎事物。則爲禮而可循。而理斯實矣。雖然。發人心道心之指。未有賢於孟氏者也。其曰仁義之心。所謂本心良心也。卽道心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者也。其曰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耳之

於聲目之於色。所謂人心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者也。耳目之官亦心也。而非所謂本心者。故不得爲大體。其論消長存亡也。則通論之也。道心爲主之謂存。人心聽命之謂長。反是則消亡矣。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非歎其不測之妙也。正謂理難著而欲易流。微之至。危之甚也。周子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形生神發。所謂心也。五性感動。則道心與人心并合而竝發。此善惡之所以分也。故曰幾微故幽。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又曰果而確無難焉。非天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此哉。程子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則是自體驗而表出之。蓋自謂得周子之傳。以推明孔氏之意。張子又曰。心統性情者也。此又深合虞廷之旨。一語傳心之要也。

自漢以下。儒者以氣質爲性。故程子爲之說曰。性卽理也。言氣之中。有亘古今不易之理。是一謂性。不可以氣爲性也。自是至今日。雖人能言理。實未免於以氣爲理。故宜爲之說曰。理卽性也。言氣之中。

有亘古今不已之性。是之謂理。不可以氣爲理也。太極圖解。朱子傳道之書也。其言太極動靜而生陰生陽也。曰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言太極本無極。而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曰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誠也。性也。朱子所以言太極也。卽其所以言理也。由是而賦於萬物。散爲萬事。皆此理爾。此性爾。故中庸首章說曰。人物之生。各得其

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又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夫朱子之言理也。如此。後世猶有薄其窮理之說。爲支離者。

在人者。率性爲道。天地何獨不然。一陰一陽之道。亦天地率其至善之性而爲之者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言道則可以對待言。若性則不可以對待言。性者渾然一無極之真而已。然則言性以仁義以四德。蓋亦自發用之後。而推原其本體。分別而名狀

之云爾。性則冲漠無朕。与有所謂兩且四者哉。是故聖賢惟以善名之。不可加一辭。率之斯為道。散之斯為理。故有塗轍之可循。條貫之可析。此性道之說。太極二五體用之分也。

性之所以為性者。善而已矣。性之所以為善者。仁而已矣。在天地則為生物之本體。所謂大德曰生者也。性從心從生。說者謂與心俱生。非也。謂心乃能生者。心之所以能生。是之謂性焉爾。向與友言中庸。至於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人云。其生物

者。即其物者。歎其談理之妙。詞省而意足。數易言天地。而曰繼之者善。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孟子言人而曰性善。又曰仁也者人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韓子曰。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矣。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形既生矣。萬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亂而七情出焉。朱子解中

中庸謂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夫仁義禮智有存有感。喜怒哀樂亦有已發未發。是道心人心皆包乎動靜以爲言也。而聖賢之論。乃以靜爲性。動爲情。則道心人心亦可以動靜別之。與曰從乎性者。性情皆道心也。從乎形者。人心也。可以言情不可言性。是則道心包動靜而人心則以動言而已矣。夫有形則有知。有耳目口鼻之官。則有聲色臭味之好。雖未接於物。其本固在也。以爲動而後有何也。曰。人心之方其未發也。耳目口鼻之官。

筦於大體。喜怒哀樂之。一於一中。是形性之未分者也。人也。卽道也。卽人卽道。則不謂之人心。動而以人從道。則亦不得謂之人心矣。惟其不能以人從道。而竝行錯發於日用之間。於是乎有人心道心之異。而危微分焉。中庸所謂未發爲中。猶畧言之也。孟子發其指。又曰。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則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牯之反覆。然後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所存。卽未發之中也。道心也。至于不足以存。則未發之中亦亡矣。禽獸者。雖未交於

物而所性之本已失人而如此故曰違禽獸不遠矣此中庸所以必先於戒懼以致其中孟子言操存者雖不專以此言而此其要也周子之靜程子之敬其原悉出於此

天地篇

文中子曰天者統元氣焉地者統元形焉人者統元識焉又曰氣上形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邵子曰形氣交而神處乎其中三才之道也是一說者初讀之至精之論也苟以辭害意則謂天地者徒

塊然塊然之形氣而至靈之神識乃在於人之身不但於理迷謬且大有害於存心事不可不知也天者氣之宗也神者氣之靈也所謂帝者其主宰也天之功見之於地其成形者皆天之氣成形而有知識者皆天之神人所生之物萬類中之一爾以其得中氣而最靈於萬物天施地生其精且秀者在此故推之以配上下而爲三才豈謂其更靈於天地乎哉或曰書以民爲天之聰明視聽何說曰民者天之所生其聰明視聽卽天之聰明

視聽也。緣此遂謂天無聰明視聽可乎。記謂人者天地之心，非與。曰：此非以天地爲血肉之軀之謂。蓋天地以生物爲心，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人又萬物之靈，能繼天地之志，則天地之心實在于此。故記又以人爲天地之德。孝經以人爲天地之性，蓋非天地無德性，但人受天地之中，與之合德，而得天地之性者。人爲貴。爾易言天地之心，書稱天心，帝心不一而止。張子亦曰：天地之帥，吾其性。然則天地豈無心者乎。周子圖說以

物萬事對。蓋天地之生萬物也，如人之生萬事也。天地生萬物，而一物各有一天地之心，猶人生萬事，而一事各有一人之心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上帝者主宰照察者也，地示者效能體事者也。鬼神之在我爲魂魄精神，太極爲性，陰陽動靜之機爲喜怒哀樂之情。萬物則爲萬事，人類則爲三綱五常之正。

日月天之耳目也，其所迫近則爲發生，其所遠離則

本
卷
三
三
爲擊斂。凡地中溫肅生殺之氣。造化萬物者。皆因日月之所加臨。謂如人心造化萬事。皆緣耳目而變。苟耳目之所不加。萬念萬事亦無由以起矣。或曰。天地自有生物之心。人心自有應事之神。如謂生物之在日月。而萬事起於耳目之官。則坎離先乎乾坤。且孟子所謂小體大體者。誣矣。曰。日月天地之精神發見者。自然與天地之精神相應也。猶之耳目。人心之精神發見者。亦自然與人心相應也。日月之氣。因天地之氣而有。而又能以其氣爲

天地之氣。耳目之神。因人心之神而有。而又能以其神爲人心之神。如雌鷄之暖氣。外氣也。卵氣。內氣也。內氣待於外氣。煦伏而生。非待於外氣。煦伏而有也。是之謂內外相應之理。孟子小體云者。非外之也。正謂耳目之與心相應。恐其誘之而化。故欲人之以本心爲主。則耳目之用。無非所以善養其心耳。四勿九思之目。皆先以視聽。蓋謂此也。此義不明。故有謂耳目特心。而必離見聞以求道者。問人事之亂也。天心安在哉。且何以窮其流弊而不

反之曰氣之爲也。其有甚有不甚。則人事之召也。天心豈變哉。此猶人之病也。其有甚有不甚。人事之召也。人心之明。豈以病爲安乎。詩書稱眷求一德。俾作民主。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微。天心何以眷之。鑒之。又問天地之大也。治亂同乎。曰寒暑朝暮有不同者矣。東方之晝。西方之夜也。極南之暑。極北之寒也。人事作息。萬種生枯。豈有同者乎。然同乎朝暮寒暑之理而已。以此推之。古今之治亂興衰。亦不殊。是自三代至今。地之南北東西。迭王自

繁盛而荒蕪。自阻深而開闢者多矣。況九州之外者乎。故有同體之興衰。有一處之興衰。未可一槩論也。此如人心所注。其事則興。樹之生氣偏灌。其葉則茂。要之一體中事。流行變易。不得不然。豈有兩心哉。

或問鬼神之理。曰萬物之存化。萬事之生滅。一也。事雖往矣。其迹象未嘗不在於心。雖久而忘矣。而觸之未嘗不復記憶。此豈人心又有藏往之處。鬼神之爲德固如此爾。鬼神者二氣之靈也。人乘二氣

之靈故其生其死亦謂之鬼神然聖賢之生死則
又與蚩蚩者存沒不同凡生爲人死爲鬼其常也
聖賢之神與天地之神合所謂在帝左右主名山
水萬世無疆崇祀俎豆蓋因此理維繫天地故其
神塞乎天地之間喻之人身之美行善事自然與
精神念慮相爲固結非汎汎然旋起旋滅之可同
也昔與友言明有聖賢幽有鬼神其人以爲天地
閒既有聖賢天地閒神明皆聖賢之神明也初疑
其語未然既思之乃有理如五帝五神本五行之

氣而以太皞少皞諸人爲之土穀自有神而以柱
棄配之及詩書言三后在天王有丕子之責于天
周公歌詠禱祈不爲虛誕蓋天地閒日星河嶽無
盡之精爽然皆不能離理而孤行開闢以來無窮
之理義皆自聖賢發之其神靈合於天地無足怪
者至於經傳儒先致有致無之說蓋莫非鬼神也
天地聖賢祖宗是當致有者淫祀怪神是當致無
者近取諸身是謂存理滅邪之法或問常伸者爲
天地之神如耳目心思之靈日出而不窮也人雖

林林全集 卷之七
三
聖賢及屈而歸亦人鬼之類爾似不可以聖賢之神爲天地之神曰非聖賢之神長在蓋聖賢之理長在也其理天地之理則其神天地之神雖既屈而歸而與常伸者無異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注言其精神上合于天也卒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主於理矣

韓子之原鬼也以爲無形無聲無氣如是則所有者神而已然而或有形於形聲於聲者則有二一鬼一物鬼者人鬼也其降於物而有形聲也皆民逆

於倫感於氣召乎禍以取之物者物怪也其接於物而有形聲也或禍或福或莫之爲禍福而已矣韓子其知鬼神者乎謂鬼神無顯然而與人交之理其或與人交者物也然則古今之惑於鬼神之說者其亦召致物怪而已故其作謝自然等詩云云

性命篇

元亨利貞太極中之四體也純乎善者也賦於人爲仁義禮智亦純乎善者也發爲喜怒哀樂則不能

純乎善矣。自此而爲吉凶悔吝。自此而爲理亂興衰。皆人事乘氣數之所爲。非盡天命本然之理矣。自仁義禮智以上屬天。自喜怒哀樂以下屬人。自元亨利貞爲仁義禮智。是由天以之人。自喜怒哀樂爲吉凶悔吝。理亂興亡。是由人以之天。由天以之人者。天與而人受之。故斷自此謂之天理。由人以之天者。人感而天應之。故斷自此謂之人事。

或問天之元亨利貞。發爲春夏秋冬。夏亦氣也。陽愆陰伏。亦氣之過也。何爲專以理言天乎。曰。氣者理之

用也。氣行而不離乎理。則專言理可也。陰陽愆伏。暫而不常。所謂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不足以爲天地之病也。人則過而不知節。溺而不知返。迷失本性。故以是爲形氣之罪耳。又問理亂興亡。春夏秋冬。夏之大者也。生民一消一息。草木榮落之大者也。故邵子謂元會運世。猶之歲月日辰也。奈何以理亂興亡。斷爲人事。曰。理亂興亡。固卽春夏秋冬。夏也。惟人之所稟全。所職大。其修悖之效。迥然與萬物殊。故往往言天。而以人對。草木者。順天之序。

與化同流而已。人則不然。其盛也。敗禮敗度。其衰也。圯類戕物。以至干天地之和。而猶不止也。而生生之道。幾乎息矣。故一年之生殺。大運之息耗。皆天也。草木順受者。則謂之正命可也。人蓋有不能順受者。不謂之正命可也。但泯然升沈。如草木而已。亦未盡乎順受之道。非天地所以生人之意。不足謂之正命。必也如聖人興道致治。揀亂扶衰。然後合乎天地生生之心。而可以作元命。究於其本然者。非有所加也。故以順爲順。未盡乎順之道。而

興道致治。揀亂扶衰。則順之順者也。

世術以星盤干支。推人休咎。曰某度某運。應凶應吉。此於理蓋有之。然吾徵諸世之人矣。如吉也。善人則加修。中人坐享而已。惡人必恃而恣焉。如凶也。善人亦懼而加修也。中人苟安而已。惡人必回以避焉。故善人之福。必有餘祥。而其獲禍也。輕。不善人之福。非福。而其遇災必重。或問如此。則惟中人之順受焉爾。不善人之不善。而餘殃。非順也。善人之善。而餘福。亦非順也。曰善者。天地本然之意。所謂

正命也。爲善則適得其正命。何不順之有。福之有。餘非餘也。亦天地生生之心也。惟君子爲能道迎善氣焉爾。中人之於分也。則已不足。不善人則又逆而悖之。故孟子不但以順受爲順受。而必以盡其道爲順受。不但曰天壽不貳。而必曰修身以俟之。而後可以立命也。張子之言事天也。曰待亨。曰從令。可謂順之至矣。然苟未知命之爲命。則其待而從之也。猶未盡乎順事之理也。必也知富貴福澤得氣之厚矣。而天於此將責吾以善。非欲其坐

享之也。貧賤憂戚。得氣之薄矣。而天於此將試我於艱。非欲其苟安之也。深察乎此。則知所謂天地之命。與所謂天地之性。天地之心。一而已矣。而君子之順事乎天也。非底豫而全歸之。亦安能泰然禍福惟天。而吉凶不亂乎。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心也。非正性也。質之昏明。強弱遇之多寡。厚薄。氣稟也。非正命也。世人皆以人心爲性。恣而不相非。皆以氣稟爲命。委而不自勉。故孟子指示之曰。性之真者。通於命。命之真者。通

於性言性而不本於命言命而不本於性非性命之真也君子不謂之性命也今於耳目口鼻四肢之間極其聲色臭味安佚之欲如世俗之論以爲性或可耳敢曰天命使之然乎故徇性則逆天命矣君子豈以是爲性哉今於人倫天道之際能盡其仁義禮智聖之分如世俗之論以爲天實命之亦可耳敢曰性與人異乎故委之命則失其性矣君子豈以是爲命哉然則君子所謂性命者可知矣天命之謂性也物與无妄之謂命也無有不善

者也無有不正者也或曰嗜欲之不得爲性則既聞之矣若夫氣稟之命亦命也以爲天命者超於氣稟之外則是有兩命也且天之賦人以性也亦言乎自然之理物各得之爾豈真有如君師之命諄諄於冥漠之中者耶曰天之於人固不若是諄諄也而豈無意哉義理之命不能不行於氣稟之命之中而非有兩命也天之所以爲性者卽天之所以爲命也天性至善而不雜故天命有善而無惡其稟之有昏明強弱之異遇之有厚薄多寡之

殊此則氣數之爲有不能盡如天意者然而至善之命則未嘗不行乎其中故昏明強弱之質未嘗不欲其一之也厚薄多寡之遇未嘗不欲其齊之也有能盡性以一之立命以齊之然後爲克當天心而於天命之本合矣誰謂其有二命哉或曰朱子語類似以孟子言有命爲有定分者如何曰亦一命而已矣天之生民久矣偏多偏嗇者有之乎貧賤者固宜守節安分富貴者遂無節可守無分可安乎人或贏於前嗇於後贏於其身嗇於子孫

或贏於利嗇於名贏於勢位嗇於德義皆有造物乘除其閒幸而多取之者誰乎此亦與其初至善之命通一無二者也命者令也傳天之意者也賦之初者天之成法條具也定之後者天之顯賞明威也不濫不僭者蓋與生初之命相爲終始過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也中間雖有氣數用事之時然正命不存焉故君子不以知氣數者爲知命而以知定理定分者爲知命也

或問長平四十萬卒命耶非命也曰亦孟氏所謂非

正命也。蓋天之生人，原無必置之禍之理。生人而立之上，固欲其安之全之，非欲其刑之殺之。即時假手而刑之殺之，正所以欲其安之全之也。但既假之以生養之權，則反而為虐，劉斬刈，亦其勢之所得為。四十萬人者，固柏翳之族殺之，非天地殺之審矣。豈特殺之非天地也？水旱瘡札，亦人之感也。得為正命也哉？或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趙之卒，豈皆抵冒桎梏而自取者乎？曰：盡其道者，桎梏死者，舉兩端言之也。固有

不能盡其道，而亦未必其自取。浮生浪死，如草木禽獸者，此則視其所遇之幸不幸。如孟子所謂巖墻之下，是不幸而頽厭者。其大者如長平之事，是已。雖與自取有閒矣，而亦未得為正命。惟聖賢則能預遠於巖墻之下，順受其正也。卽不得已而知禍不避，雖凶亦吉。決不與鳥獸草木者泯然同歸矣。

西銘有「一直一橫之理，直上父母也，橫出者兄弟也，直上天地也，橫出者民物也。人能孝於父母者，未

有不能愛其兄弟者也。人能善事天地者，未有不
能仁及民物者也。愛兄弟者，父母之心也。故能心
父母之心，則不患於無愛矣。生民物者，天地之心
也。故能心天地之心，則不患於無仁矣。西銘言民
吾同胞，物吾與也。而後所言者，畏天樂天之學，不
及乎博愛兼仁之事。蓋全乎其心之德，則愛之理
固在其中矣。故程子以爲仁體，朱子以爲示我廣
居也。窮神知化，知天之事也。無忝匪懈，事天之事
也。底豫歸全，待亨順令，富貴貧賤處之若一，生順

死安，浩乎無愧，立命之事也。以理言之，謂之天兼
氣數言之，謂之命。而要之性天德，命天理，非有二
也。故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於氣，性命於德。
又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
同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自孟子言性與命
後，未有西銘正蒙之深切著明者。

喜怒篇

貞元往復，天也。喜怒攻取，人也。吉凶治亂，天道之常。
實人事之致也。何也？夫乾元資始，四德迭運，純矣。

粹矣善矣此之謂天德人以其元爲仁以其亨爲禮以其利爲宜以其貞爲智故曰命而性以其仁爲喜以其禮爲樂以其義爲怒以其智爲憂故曰性而情以其喜爲吉以其樂爲吝以其怒爲凶以其憂爲悔故曰情而遇命而性自天以之人情而遇自人以之天自天以之人者斷之爲天理自人以之天者斷之爲人事或曰人事之不善何從生也曰心者通極於性故性體者交引於物故物入者心不能主宰於其身故五性感動而善惡判矣

然自憂而喜也陽也悔而吉者應之自樂而怒也陰也吝而凶者應之必也有所吉斯爲能喜矣無所吝斯爲能樂矣無所凶斯爲能怒矣有所悔斯爲能憂矣必也喜其喜斯爲能仁矣樂其樂斯爲能禮矣怒其怒斯爲能義矣憂其憂斯爲能智矣必也能仁斯喜其喜矣能禮斯樂其樂矣能義斯怒其怒矣能智斯憂其憂矣必也能喜斯有所吉矣能樂斯無所吝矣能怒斯無所凶矣能憂斯有所悔矣非獨身爾在世亦然理亂盛衰者喜怒哀

樂之象也。治則盛，盛則亂，亂則衰，衰則復，治矣。衰故憂而悔，治故喜而吉。盛故樂而吝，亂故怒而凶。樂與怒相反而實相生也。盛與亂相遠而適相因也。人不能有吉而無凶，世不能有治而無亂。天行也。而曰人事云者，人事之所為，可以益乎吉凶，治亂之數，可以移乎吉凶。治亂之機，雖春夏秋冬之為貞元，往復也。其災祥息耗，亦以治亂之大運而消長。故曰天之常實人事之致也。

憂喜有節不節而已。惟樂與怒可以病己傷物，而利害隨之。故言修身遠怨，懲忿窒慾，其要也。然中庸言喜怒哀樂，繼以運，又以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言之。其目不同，何與？此猶性之有四德四端也。愛之發為喜，惡之發為怒，欲之發為樂，懼之發為憂。中庸目所發，禮運則兼存發言之。其言喜怒哀樂而無樂者，筦於喜也。樂根於欲，憂根於懼。此二者其屬夏冬，乃陰陽之所以變易交代。是故憂之繼以喜也，恐致福也。樂之繼以怒也，欲敗度也。中庸戒懼以存天理之本，謹獨以遏人欲之端。如是則

喜怒哀樂發而中節矣。此之謂以情治情。性其情者也。以情治情者何也。曰。懼亦情也。而可以存理焉。可以遏欲焉。可以治喜怒哀樂之情。以其爲陽之始。心之復也。懼以終始者。易之道也。敬以成始。成終者。學之要也。故中庸不目之羣情之中。而特以爲存省之綱也。義亦至矣。

孟子以惻隱辭遜羞惡是非言情。與中庸禮運又異何也。曰。傳者槩言人情。孟子則言其發於性者。其實一也。惻隱愛之情也。羞惡惡之情也。辭遜欲之

情也。且非懼之情也。愛以惻隱。然後喜中其節矣。惡以羞惡。然後怒中其節矣。欲以辭遜。然後樂中

其節矣。懼以是非。然後憂中其節矣。

以貪冒爲欲
利害爲懼者

反是四者之循環相生也。自怵惕而惻隱。愛生於懼

也。自羞而惡。惡生於欲也。辭而遜。則愛心爲之也。是而非。則惡心爲之也。或問禮爲恭敬似懼。智爲知覺似欲。而類每反之何也。曰。性之情者天也。情之情者人也。欲本生於智之覺。而情近乎仁。懼本生於禮之恭。而情近乎義。及其存於人而交也。不

至於大懼不懼也。不至於大欲不欲也。故懼必叢於惡之極而欲必積於愛之濫。君子之性其情也則於欲也懼之而已矣。懼也欲之而已矣。欲也懼之。是謂閑邪之心。所以復於性之禮焉。懼也欲之。是謂存誠之心。所以復於性之智焉。復於性之禮懼而無懼也。終不懼也已。所謂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復於性之智。欲而無欲也。終不欲也已。所謂欲仕而得仁。又焉貪也。

